

奇想集 远近

Kawada Kikuji

“Los Caprichos” Near Far

卡夫卡与红马

Kafka and Red Horse

红瀑布 黄金时代 泡脚

狮身人面像的乳房

2020年

记忆术

祈祷的两人

生锈的都市

明天的克拉纳赫

给金阁凤凰的波浪

水之梦

少女之眼

被切断的树木

都市追悼

广告少女

红色约会

黄金小路的魔术

卡夫卡与狗与红马

绘画中的眼

水之咒语

Die Verwandlung (变形记)

戴口罩的女人

食指

视线

恶女的肖像

可口可乐2020年

漩涡与Fusion

达豪之石

窥视的少女

水滴之声

与影子的离别

鲁邦在此

眼之肖像

独裁者的迷宫

自红与黑

绿色研究

恶魔般的廉价画师戈雅

沉睡的男人

烟囱都市

档球网到新车

铁屑

Vortex

Portrait

Kusano Yoko

portrait

大约16:00开始堵车，
在渐渐浓郁的暗夜中，延延漫长的道路被无数的红色尾灯照亮。
引擎转动着却前后都动弹不得的旧车内，
嘎吱嘎吱地上下摇动，四周响起喇叭声。

泰国的公车不会准时到达。
可以说停留期间有三分之一都在等公车。
湿热的空气中，看不懂的看着板下，只顾流着汗。

想念是肉眼看不见的。
用力写下的言语，在墨水染上纸张的瞬间，才第一次确认其存在。
可是，并非为谁而写的那些话，会默默地消亡。
如地层般重重交叠而看不见的人像*。
在镜子屋里，余光中落下反复闪烁的尾灯。

*取自保罗·奥斯特《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国王口中的玉，在哪

Utagawa Naohiro

The Ball in the King's Mouth, Where Did It Go?

想着助手们。那并非指跟我签约的下属们。我没有下属。因为我那不存在的下属无事可做。我不工作所以不忙碌。偶而要做点什么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人去做，所以不管怎样也没有需要别人帮我做的事。而且必须我一个人来做。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做法。我的做法就是我做的方法，并不是我与那不存在的下属，一起点头来做的做法。所以我那不存在的下属也就不存在。然而助手们却另当别论。我会因为助手们，因为助手们的存在，才能留意到即使被称为作品也能够被允许的事物，或是发现我所不知道的确实能够容下那些作品的巨大空间。于是乎，我身边就会无意间收集破铜烂铁或是不太好用的工具。

也许那些破铜烂铁曾经有过某些用途，但其本来的用途早已被舍弃。虽然有时会令我想起过往的日子，但我还是会为终究会来的，或是一直都不会来的下一种用途做准备，它们就这样在我身边来来去去。不好用的工具们根据各自的意义被赋予外形，本应是以完成状态出现，但来到我身边后马上就会显示出它们能力的多余，以别扭的姿态去做不习惯的工作。在哪或何处、将哪放到哪，不停暗示着不为此处的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有喔”，只是在耳边提示我的助手。所以结果它们不起什么作用。只是不停给我预感。

双生鸟，月之里

Onodera Yuki

Twin Birds, Darkside of the Moon

“Twin Birds” (上一页)里两者的关系。

“Darkside of the Moon” (下一页)里三者的关系。

循环着？尚未结束？

双生鸟能去到月亮的背面吗？还是要去哪？

首先是“两者关系”的做法。

准备两根9.99cm的木棒。先将像是双胞胎一样的其中一根立起，再将另一根横放，然后分别拍摄。这是起点。

之后，增加第二根木棒另其变化外观（形态）。在此再次拍摄。然后再追加第三根木棒拍摄……像这样重复让两者交错着同时进行下去。

仅从一根开始的木棒，一个接着一个增加，越来越复杂，变成两个个性迥异的物体（进化）。两者同时进行的规则，与两组物体的变化有着莫大关系。

这里没有像雕刻或建筑那样的构想或设计图，因此也没有完成这档事。也就是说不知道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偶然与偶然的连锁反应下进行着，没有终点。

接下来说说另一个“三者关系”的配方。

首先准备三张正方形的照片（注意！请不要用重要的照片。因为接下来会破坏它们）。然后将三张照片分别裁切成两部分。裁切的方式是，正中央镂空成图像A，周围就是图像B这样来分成两部分。将以相同方式剪切过的三张照片并排。然后由左起（从右开始也可以）将中央的图像A移到下一张照片的中央，以此类推，中央的图像换到隔壁照片的中央。三张重新组合的照片就完成了。

于是，用照相机截取的现实去向别处。明明原本的照片都在，却像是什么东西逃跑了。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料理方式呢？

就算摄影家故意摒除构图，照相机捕捉到的照片也是一个完成的图像，势必会有吸引鉴赏者目光的焦点。然而，当替换掉中间部分的图像摆在眼前，我们的脑会因为不知道要看哪里而迷失，会朝向原本不会注意到的地方。在那里，摄影师本无意却被镜头记录下来的各种拍摄对象，清晰可见。

让法国的脑科学家（Jean Daunizeau）看了这件作品，他说这是令人从本质上思考人类看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出色教材。

对对，为何会用滴画法（dripping）呢（不是说做菜的配料（topping））？虽然三张照片各自拼贴在画布上，用150×150cm的木框绷着，而这里与其说是利用绘画技法，不如说运用出于身体的、受物体重力及偶然因素左右的滴画法，是为了巩固三者之间的关系（冲突与溶解），是为使这种关系能够循环往复的必要手段。滴淋的绘画颜料超越画布的界线，在银盐照片表面流淌约6mm后停止。

在此，让我们回到进行中的“两者关系”的配方。

从进化过程中的两个小装置里，我们联想到什么呢？

文字？人类？动物？建筑？

对于在表意文字的汉字文化圈长大的我，简简单单的木棒或许很自然地就会转化为文字。一根木棒立着的话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横放就是汉字数字一，会产生其他类似人、大、上、中、山、木、本、体等看起来很像汉字的物体。有一种传说谈汉字起源是沙子上小鸟的足迹。

这回让法国的分子生物学者（András Páldi）看作品。他说与自己的研究很相似，并给我看了实验中细胞在显微镜里的影像。每一个细胞都拥有各自鲜明的性格。他的电脑桌面显示着巴黎很久以前的照片。长时间曝光下拍摄的那张照片并没有巴黎大街上往来的人们，只有一动不动的擦鞋匠与顾客的身影，这是达盖尔的作品啊。摄影记录的现实与肉眼看到的现实之间的错位。还有碰巧的是，被视为科学重要舞台的偶然性，正是他研究的细胞学中的重要元素。

我们始终在路途中，究竟向往何方？

影之光

Shiraishi Chieko

Shadow Light

抵达那个小海角时，业已夕阳西下。

海岸的浅滩上散落着石块，我预感会发现什么珍奇的东西，于是低头漫步。

在海与天之间，似乎忽见一缕白色的线。

四周开始变暗，那缕线越来越清晰显著，才发现原来是来自一座小小灯塔的光线。

笔直地照耀着一个地方。

厚厚的云朵遮盖天空，太阳西沉，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大海也变得一片漆黑。

光线貌似更加猛烈了，笔直地延伸着。灯塔与光线与大海形成不可思议的三角形。

时间仿佛静止一般的黑暗里，小小灯塔照耀着的浪尖蠢蠢欲动。